

小舅偕我度華年（下）

王肇翰



三、大浪捲沙任漂散

從軍同學，編隊護送，走過鄂西北的冰雪山林，到達四川萬縣，時為甲申之年除夕夜，氣候卻已春意暖。入伍青年遠征軍 204 師 612 團第 6 連，置身高大標語牌下：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。”高唱軍歌操練：“旌旗指向那鴨綠江富士山”。收復壯懷激烈，殺敵報國心切。半年訓練期滿，接受攻取宜昌的作戰任務。正是整裝待發，忽報敵寇投降。

日本無條件投降，中國無準備勝利，1945 年 8 月 10 日開始的、從重慶至全國的勝利狂歡熱潮，很快為新的憂患冷卻。中國老百姓發現：從有自己意志的救亡富性之戰，已經糊裏糊塗轉為無自己意志的自相殺伐內戰。

大浪捲沙，狂風揚塵，小舅和我這兩粒沙塵，竟然有一次意外的會晤。他是 1947 年八高畢業，回家不久戰火延燒，他和明芳舅同至江漢找工作，幾經周轉，二人分散，明傑在漢口一軍部，找到一文書工作，地址是漢口三元里趙家條。我是 1946 年 6 月復員到重慶，把中學念完，1948 年秋，以考學與漫遊經漢口，訪晤一直有通訊聯繫的八高同學王安民。他此時在武昌藝專分校就讀，地址也恰是這個趙家條。

他告訴我：“你姨父冷先生在本校任註冊組長，你小舅就在附近。”當晚就引我與小舅在一個小小的湖上會晤，曲橋通湖心，我們就在橋欄上，或倚或坐，傾肺腑，吐別情。相隔四年不足，卻已是兩重天，腳下漢口，那時日本重兵駐守，現在還我河山了。我們也經歷了一些地方與世事。他講了親屬們四年來的情況和變化，內戰兩軍在棗陽的進進出出，談得更多的是對未來的理想和對目前的徬徨，以及燃眉之急的生存問題。他暫時在現在的軍部，我則回重慶原校。小舅還提到了大姨和我母親談過的事，兩位老姊妹希望下一代也是親人相處，要定下我和玉清表妹的終身。玉清是姨父三哥的女兒，幼小過繼來家，和我沒有血緣關係，因而也為雙方父親認可。現在這幾位親屬長輩中，第一個見到我的是小舅，他表示要擔任一個明確的任務了。結果是肯定的。他一聲大笑，我受驚環顧，天已破曉。新的一天是雙十節，我們坐馬車（這天公交車罷工）進城到了藝專校本部拜望姨父。他立即領我們渡將到武昌省一中，叫出上學的玉清表妹，我們本很熟悉，1943年寒假我從均縣到鄖陽他家過年，她13歲進初中半年，會做皮紙藝術信封，做簡易復寫紙，並用來抄寫歌曲。《尋兄詞》《秋水伊人》。過年時，她特別給在穀城教書的父親說，肇翰表哥在我家過年，很快樂！1944年下半年讀八高，小舅和我都把她家看成自己的家，例假、有事和有空時，都回到這個家裡。加上讀八高二年級的表兄冷之陽（姨父侄兒，玉清胞兄），好不快活和熱鬧。不想現在見面，卻像陌生人。姨父問她：「還認得麼？」她才開口二字“認得”。我穿一身學校發的軍衣，她一件月南旗衫。顯然，相隔四年，人長大了，增加的卻是羞澀。姨父起身，帶我們到“老鄉親”飯館餐聚。

以幾人的多重親情後誼，這次餐聚的感觸情思自然非常厚重，但又的確是一次偶然的相逢。在黑雲壓城的時局中，餐聚即餐別。姨父玉清各自返校，小舅歸營，我西上……。

1949年，戰爭中的武漢將易手前的混亂期。玉清有意到武漢與我相聚，小舅來信說他正與陳和鳴先生（姨父老友，棗陽人，同在襄陽及均縣聯中任教，1941年返本業任公路工程師，時為一工路段段長。姨父此時已應邀回棗陽，

84 籌創棗陽師範) 為她設法登程。大動亂中，個人力量微薄，玉清沒有成行。小舅隨軍開拔，在東莞寄我一信，言將出海，回信已無處投遞，此為遠別，何時再見！

四、兩葉家書四十年

1950年起，台灣海峽的水好像有毒汙染，兩岸同胞，誰沾上了一滴，就會罪愆上身。1976年後，鄧小平和蔣經國，在冠名孫逸仙大學，住上下鋪的兩位同學，分別繼承了兩岸的領導權。他們同時向海岸喊出孫逸仙臨終的囑咐：“和平、奮鬥、救中國！”海峽的水立即潔淨，一滴滴飽含潤澤親情。1983年5月，我以採仿電影雙獎會到了福州，大街長標語是“福建台灣是一家”。會後應記者協會之邀訪廈門，白天在臨海上坡上參觀廢置的砲兵陣地，並以大望遠鏡看金門島，下坡來在展覽室幾年來空頭水漂給台灣同胞的賀信和年貨禮品。晚間聽兩岸的廣播交相呼喚：“親愛的大陸同胞們！”我也在心中呼喚：“親愛的小舅，聽到這些呼喚嗎？收到過這些禮物嗎？”終於有一天我回到棗陽，聽明照舅的女婿黃誠武老師說：“小爹健在，有信來說在南洋做小生意。”我很興奮，當晚將四十年的掛念化成句記下來：

一夕情萬一夕夢，兩葉家書四十冬
同窗勵志寒毯透，並肩奔赴硝煙濃
獨山碑鼓分勞燕，漢隴鄉音聚親容
可嘆身輕任播弄，大風飄髮問征鴻

繼而細想，這資訊半真半假，健在是真，南洋做小生意是假。王節文姨父有依表妹在棗陽，妹夫是歸國抗戰的南洋華僑，勝利後單身回南洋經商，多年來一直寫信寄錢寄物給棗揚的妻子。政府兌換其外匯的同時，還獎勵當時最珍貴的糧油，以此比照，我推測小舅是隨隊到了台灣。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，真實的消息來了，小舅確在台灣任公職，是榮民醫院院長羅光瑞鄉親學長的機要秘書，我們直接通訊了。1987年中秋夜，我將思念的感情凝承字，直接付郵奉達：

中秋惜夜不惜晝	為向圓月紓離愁
一夕離情萬夕夢	夢碎路斷風雨稠
風雨童年姥家走	小舅自是長甥友
同窗勵志督上進	關山奔赴拭血足
血火獨山憤國仇	揮淚出征忍分手
轉蓬江漢偶相聚	湖空星收語未休
從此海角天涯路	歲歲對月白了頭
天外忽見兩葉信	千疊心潮盼聚首

把聚首的希望寄託在 1993 年秋天棗陽海外鄉親聯誼會上，可惜他因未退休不能來會。囑我回鄉時，替他邀集健在的姐姐們一聚。並託赴會的吳美英鄉親捎來二百美金為聚晤之用。此時他的十位姐姐僅剩三人，並皆在而不健了。姐夫為冷述之的大姐明霞，94 歲，已臥病兩年，由她扶養成人的王庭漢（胞妹六姐，妹夫王節文之子，六姐早喪）孝養。我母四姐明靜，88 歲，傷腿不能行走。適李家的蘭子姐明華，71 歲，腿患骨癌，子女五人，改革開放後皆離家創業，二老曾在城西一個半廢的水庫邊居住牧羊。我在會前接母親到棗陽與大姨相聚。聯誼會後，先奉母醫腿再送回老家。然後回大姨處，與冷家子侄們一起。陪她回白廟崗冷氏老家“辭路”，給姨父上墳。最後一事是向李家表弟們尋訪在何地誰家。找到他女兒的太平家中，拜見了小姨，完成了小舅的囑咐。在向三位姐姐轉達他們弟弟的情誼，和送上一份錢時，我看到了深切的思念，漸化為溫馨的熱淚。臥病兩年的大姐，年底去世；我母四姐，次年夏日無疾而終，距十月小舅返鄉只有三個月的時間。冥冥安排，多麼無情！

五、萬夕夢迴欣重見

小舅信告親屬們：1994 年 10 月返鄉，祭祖省親。以我二人 1948 年武漢之別計，已是 46 年；以他離開棗陽高恭橋家計可能更早一年。屈指已是 71 歲的古稀人了。對即將到來的重逢，怎不充滿想像與激情！自然會想想要做些甚麼，以迎歸來。省親，沒有問題。家鄉親屬在家等候；祭祖，有問題。小舅說一定要墳上磕個頭。在窮鄉僻壤的棗北，祭祖

就是在墳上磕個頭，很正常也很簡單，可是墳呢？近年逝世的人，或有墳，或沒有；遠一些的，例如 1958 年大躍進運動以前逝世的人墳墓就很少。1961 年，我離家 18 年後返鄉，已逝親屬，以及幼年常去玩耍的高曾祖墳，也一個不存。現在小舅返鄉祭祖，中心是父母，偏偏就缺父母之墓。我近年工作所接觸的政策人心，深知於公於私，這都不是小事，一定要他祭時有墓。

考量家鄉親戚們的現狀，以及我與棗陽有關部門接觸的情況，覺得由我出面張羅，可較有效，於是提前 10 天返鄉。回棗陽就遇到信訪辦副主任楊建強，巧遇暗合緣分，他父親楊德明便是 1937 年太平鎮小學被小舅叫為“迷墩”的同學。德明和我不即不離，總能意外相遇：1945 年初在萬縣 204 師；1949 年初在重慶青年中學；1970 年後在家鄉村旁大路上，我擔糞挑子撿糞，他是中學教師在路上走，二人相遇總在路邊上瞎掰一陣。或是約到家中一頓便飯。1978 年起，鄧小平撥亂反正，揭調人們被政治運動戴上的各種“份子”帽，復甦了人與人原有的情誼，少年時的同學，抗戰時的同胞，可以公開來往。於是熱情而開朗的楊建強便認識和知道了一些“叔叔”。當下明白了我回來要辦的事由，便說：“曹叔這事，在王叔你是私事，要申請、受理、報告、批准、劃地……在我是公事：直接下任務，限期完成。”就這夜裡，他和我一起驅車到太平鎮政府，叫開大門，向一位接代的秘書介紹了我，說明事由，交代了任務，留下我由這秘書安排住處就走了，時間不過十幾分鐘。

次日星期天，徐副書記和政協聯絡處邢主任很早就來了，我們一起早飯後，駕車往高恭橋。在村邊公路上，遇一老人由村外趕牛回來。我下車喊老表，邢主任叫族長，原來公私都認識，他叫曹元地，長我幾歲，是原來的黨支書，前些年兒子接任，他成為曹姓族長。這一見面，說事方便，他先喊來新書記，帶我們到隊長家門口，一聲吆喝，隊長曹建華出來，就門外空地上，扯幾把椅子，擺上茶水開會。六個人，包括鎮村（隊）三級權力，一個族長，一個親屬代表（我）三方面。政協邢主任開言，一講黨的對台政策，二說歡迎本鎮原籍的臺胞曹明傑先生省親祭祖，三要我提出需要做的事項。我提：一是找到他父母的遺骨安葬，有祖可祭；

二是通知在遠安的親侄兒曹元魁回來，料裡安葬和修整庭院，有家可歸。族長代表曹氏家族感激上級關心，並表示負責叫族人一起出力把此事辦好！最後是徐書記拍板：“黨的政策無小事，這不是你族間私事，村組都要支持。修墳整房之外，要修好通往回家和上墳的車路，五天，夠吧？做好後報上來……。”

妥了！從鎮上出發到現在散會，不過兩小時，高速直通車，驗證了楊建強工作效果。究此事緣自政策與社會心理一致，公權、族人、家人一起，相互借力，才有高效運轉。

第二天，我邀了小舅的親外甥榮世才同來。家屋主人曹元魁接通知連夜趕回，晚上擺下工作酒。第三天，隊長曹建華親率全隊青壯，將遺骨奉進直繫孫輩環跪的壽缸中，移靈至東崗墓地奉安，同時牛車組拉沙面路……在兩岸開放的交往中，中華孝道敬祖的傳統，正悄悄恢復。

小舅如期回到棗陽，我和王庭漢表弟夫婦趕到市台辦為他安排的招待所時，服務員說：有姓黃的人等著，臺胞一到就接走了。我們明白是小舅親侄女秭林家的人，接到蠻子營去了，次日我們到高恭橋，和村中族人芳鄰，外地回來的外甥們一起，在元魁房屋附近，等候小舅來會。一一見面後，即和親屬上東崗祭祖，中午在蠻子營餐會，贈禮、合影。

活動的第二天，安排很緊：

1, 上午到我老家姚崗榮莊村，小舅到三位姐姐（我母我孀（小舅的二姐）、榮世才之母（小舅的三姐））的墳前祭拜。

2, 到白廟崗祭拜大姐及大姐夫恩師冷述之。墓碑前整齊跪著 1944 年在鄖陽省八高就讀的三名學生親屬：侄兒冷之陽、內弟曹明傑和姨外甥王肇翰。拜罷，小舅向甥侄們講述當年求學的艱苦生活。從大姐家中得到親情的溫暖、每星期聚在家中，吃一頓藕燉羊肉改善生活……簡單的回憶，我們三個都流下淚來……忽然，秭林家來了通知：市台辦楊主任在太平鎮，會同鎮政府接待曹先生，於是趕快回姚崗午餐。

3, 這次姚崗聚餐，有如六十年前眾家姑娘回高恭橋拜年的大團聚，只是換了一代人。他們是當年姑娘的兒女，為

88 拜見小舅遠自省內外奔赴而來。為留親切的記念，我祭了他隨身陪侍的侄女秭林，侄婿黃城武；侄兒曹元魁，侄媳徐秀菊的名字；以下也依年齒之序，記下與會的外甥兒、女們，以及他們的配偶。

冷之陽 1924 年生，住姚崗
馬時成 1927 年生，成都
王肇瓊 (偶) 甄茂學 1931，環城
王庭漢，劉永芳 1933，棗陽
王肇華，史大正 1934，陝西興平
王肇文，鄧菊英 1937，房縣
榮世才，孫宗蓮 1940，姚崗
王肇敏，陳治芬 1943，姚崗
榮世文，於貴春 1944，姚崗
王肇永，蕭光秀 1946，姚崗
榮世修，石立群 1946，姚崗
丁德華 (本名王肇慧)，孟憲昌 1946，姚崗

這是六位老姑娘的兒女，建在的都來了，另兩家無子女，有兩家子女年少，在鄉下少來往。這些姐妹兄弟們，年長者參軍參工走了，多數旅居外地。與小就是少小分別老大逢，自有滄桑情懷相敘。年輕些的，受階級成分限制，難以升學，就在農村勞動，緊嚴而窮困、親戚少來往，除家庭生活接觸的直接親戚外不知道較大親緣圈中的親人。現再圍繞在共同血緣中心唯一可見到的舅舅身旁，自然溶入生身來源的莊嚴氣氛，和滄桑悲歌的親切感情中。大家回顧並屈指數點姥家母舅輩 13 姊妹弟兄的下一代，尚友表弟兄姊妹 34 人之多。他們住地有城鄉，知識有多寡，生活有區分，但少有人道德虧損，行為不端，更沒有人觸刑陷獄。大家正派能幹，在各自生活的環境中，顯得優秀勝出。特別在農村裏，在去除成分限制後，一般備舉為隊長組長，並首先建起了家居樓房。有些很快學會了專業技術，使用機具生產。這都彰顯了舅氏的家風世德，也是對重視文化教育的讚賞與酬謝。舅此時感嘆欣悅，回憶當年與少兒外甥們的趣事，指著肇文說：“就他淘氣，見到大路上騎自行車的，說是他爸，哭著攆著要回家。我只好把他架在脖子上送到你們小王村莊口，看他進了大門，才轉身往回走。”

4, 下午應邀到太平，與市台辦楊德華主任，太平鎮李文超鎮長會晤。

楊主任說：“去年和今年的清明節，棗陽海內外鄉親聯誼會兩次會議，旅台鄉親組團來會，就缺曹先生和羅院長光瑞先生。現在你們退休了。總算把你們盼回來了！曹先生到棗陽的當天，我們市台辦就到招待所看望。招待所說“你家裏親屬坐在招待所等，人一到就接走了。今天我特別趕到太平來，和鎮領導一起，歡迎你回到久別的故鄉……”

李鎮長似有會意，笑著遍看親屬們，他只認得黃誠武，叫聲黃老師。轉向楊主任說：“先走走看看吧！曹先生回家鄉了，最想看的是哪裡？”

小舅答：“蓮花堰，九傾半；唐子山，摸著天。”

“噯呀！當真是太平鄉的老鄉親，張嘴就是本鄉的口頭禪！”說話的就是前些天同去高恭橋的鎮政協聯絡處主任邢澤芳先生。

車過蓮花堰，上唐子山路扣一牌坊，上寫“唐梓山”。上山直達二道寨門外，然後徒步攀爬到山頂祖師殿，和小舅並肩遠眺，自然又回到1941年4月4日兒童節放假。我們從雙河小學來登山的情景。回鎮的車中，鎮長和邢先生問小舅的感想。他大致回答：沼澤濕地蓮花堰，現在修成了人工湖。古唐子鄉的唐子山為甚麼改名唐梓山？當年人們的口頭禪，唐子山大不長柴，現在松林片片。被娘娘一腳，從殿門蹬到下山腰的握牛石，當時是一景，現在還是好端端的。山頭祖師殿是新修的，包括各種神像，都被現代化了……。

晚宴在鎮政府舉行，賓主交談似很投緣。小舅喝了不少酒，他說：“大浪捲沙，把我們一些人捲到台灣去，絕大部分人是身不由己。現在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兩岸和平。鄉親們自由來往。你們放飛彈目標是打李登輝那個雜種，他當過皇軍，想把台灣獨立到日本去。我們反對他、恨他、打他也應該。可是飛彈不長眼睛，它落到我們頭上怎麼辦？最好還是用和平的方法，團結兩岸民眾，反對他和日本的陰謀。

小舅這段話，楊主任帶頭鼓掌。2000年，台灣國民黨，因李登輝的分化而失去政權。小舅也於這年的清明節，隨團回棗陽。我問他：“在國民黨候選人連戰，與獨立競選人宋楚瑜之間，你投誰的票？”他說：“我投宋楚瑜。”我說：“你是國民黨員呀！”他答：“連戰當時還在李登輝的陰影

90 下，要防止李登輝當上太上皇，也是不得已的選擇。”

這次小舅返鄉，辦的事真不少：祭祖會親宴謝族人鄉親。重訪襄陽棗陽故地之外，還籌劃為元魁一家在棗陽建房落戶，此房在住棗揚的外甥王庭漢夫婦的協助下，在他2000年返鄉時已經落成。元魁一家由遠安來棗陽落戶新居。眾家外甥又次在新宅中團聚了……。

六、葉落海島鄉魂遠

開放大陸人的台灣遊，是兩岸同胞的願望，也是小舅和我的期待。期帶著在臺北的舅氏家中，和小舅像青少年時代那樣有說不完的話，接受他的督促和鼓勵；期待與多才多藝的月嬌舅母，以及聰明美麗的筱雯表妹，共敘在家鄉之外的天倫之樂。一個方便的時間來臨了，成都至臺北的直航開通。2011年春節，在來往的賀信中，小舅更是深情相邀，並說除家庭團聚外，更有從棗陽小學、均縣初中、鄖陽高中的同學，以及抗日軍中的袍澤相聚。為這美好的重逢聚晤，我們在熱切的期待和積極準備著。2012年春節，我以國畫的墨法，寫了一個大“龍”字奉賀，正要辦理赴台護照時，忽然接到肇華妹帶哭聲的電話：“小舅去世了……”一切停止，死握電話筒，直到淚水迸流……

小舅，因為我喊得太多，連太平、雙河兩校同班同學也同聲稱呼小舅，大風揚沙，最後分別的親屬，中年雲天隔絕的牽念，首得音訊的激情，重逢的歡語，現在三通實現，兩城直航，正擬自由往來，相伴暢遊。卻遽爾永別於海天之外，能不椎心悲痛！若回故鄉，只在高恭橋頭，在唐子山巔，臨風呼喚：明傑小舅，魂兮歸來！

在紀念小舅之時，我向月嬌舅母和筱雯表妹，敬致慰問和親切祝福。我邀請你們到抗戰八年的後方四川來，到古老文化的成都來遊覽，我們全家會快樂陪伴。更願陪伴妳們到小舅誕生並度過華年的棗陽故鄉……

2012年10月寫於成都

【編輯小語】：《小舅偕我度華年》於30期開始，分三次刊登完畢。作者王肇翰文筆簡煉、清心、動情，讓人難忘。他現居成都，專事寫作。我們期待他的新作。